

《燕京妇语》中国手抄本的发现及其价值

赵晓晖¹

摘要

《燕京妇语》是日本明治时期一本极具特色的汉语教材，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然多年来其作者及编写情况一直不甚明了。本文根据新近在中国发现的手抄本指出其作者为清末北京旗人王恩荣，首次披露其序言及凡例，并联系晚清社会现实进一步分析了《燕京妇语》的文献特色及教学方法，解决了目前《燕京妇语》研究中的部分问题。

关键词：日本 汉语教学文献 《燕京妇语》 王恩荣 北京口语

I. 引言

在日本明治以后浩如烟海的汉语教学文献中，《燕京妇语》是极少数从性别角度切入的作品之一。该书主要以女性为教学对象，真实反映了一百多年前老北京的语言面貌，为研究北京话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该书还有很多反映北京民俗的内容，如游山、贺寿、买布裁衣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征，史料价值亦不容忽视。然而，该书的作者及编写情况一直不甚明了，直到最近随着新资料的发现，这一谜团才得以解开。

II. 《燕京妇语》的现行版本

《燕京妇语》成书后未能及时出版，故长期湮没不闻，直到1992年9月才由日本好文出版社根据早稻田大学鱒泽彰夫收藏的手抄本排印，共两册，依次由扉页书影、汉语正文篇、日语译文篇、封面题记篇、解说和跋六个部分组成。2013年，好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影印本，将原书的上下册合为一册。201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根据该影印本出版了陈颖、翟赟校注的《〈燕京妇语〉等八种》一书，收入刘

云主编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中，中国国内广大学者方能一睹其内容。故此，目前中日流行的版本皆由鱒泽彰夫所藏手抄本而来。

《燕京妇语》日藏手抄本上下册封面正中竖书“燕京妇语”四字，左下方题“总译北边白血”。上册封面左上角题“一号”，右边题“丙午岁在青原山”。下册封面左上角题“二号”，没有抄写地点。全书共22课266页（含封面封底），每页版面分为上下两部分，上方是汉语对话内容，以“甲乙丙”等区分对话角色，下方是对应的日语译文，均为竖排书写。汉字和日文均为墨色楷书，同时用朱笔在汉字四角标调，全书字迹大体工整，偶有增删，或小字旁书，或圈涂重写，个别地方漏标或错标对话角色和标题，用字较随意。

该日藏本上没有作者姓名，亦无序言及凡例，鱒泽彰夫[1]根据日语译文的特点，推测译者北边白血是日本富山、新潟、庄内一带的人；该书抄录于农历丙午年，书中提及1905年日军占领奉天、铁岭事件，鱒泽彰夫认为实际编著年代当不晚于1906年（即丙午年），抄写地点青原山位于江西省吉安市东南。²江蓝生[4]认为本书内容丰富，涉及到以旗人妇女为中心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描写细致、具体，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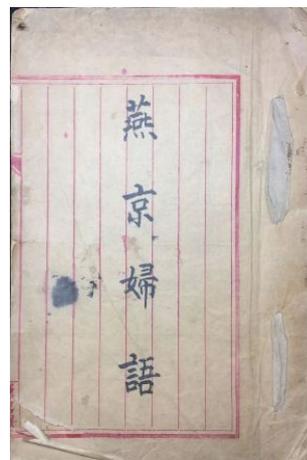
纯正、流畅,推测其编写者应该是有一定身份的旗人,很可能是懂日语、在清庭外务部充任翻译官一类职务的人。³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燕京妇语〉等八种》一书封面上标注为“[日]北边白血等编著”,不确,北边白血为译者而非编著者。从该书在日本正式出版至今三十年,研究者不少,北大版推出后在中国引起了更多关注,但大多着眼于其语言话题或教学特色,原书的作者及其具体编写情况始终不得而知。

III. 《燕京妇语》中国手抄本的发现及作者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与北大版《〈燕京妇语〉等八种》一书出版同时,中国国内出现了《燕京妇语》的另一个手抄本,但目前所知者甚少。2018年4月14日晚8点在网上举行了一场精品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会,共拍卖古籍十五件,其中第九件即为清末民国间抄本《燕京妇语》,该消息还被转载于网易网站。⁴ 该抄本后又于2018年6月21日、2019年1月20日两次现身于拍卖会,最终不知流落何方。⁵ 值得庆幸的是,拍卖者拍摄了该抄本的照片,不计重复者,目前共得35帧,含封面、序、凡例、目录以及部分正文等,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字迹清晰可辨,圆满解决了关于该书作者的疑问,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信息。



日本藏《燕京妇语》手抄本书影



中国发现《燕京妇语》手抄本书影

从现有资料来看,该书为线装一厚册全,尺寸:21×13.5cm,共计93页186面。该书保存基本完好,封面为“燕京妇语”四字,内容写在印有“源昌号”的红格纸笺上,墨色正楷书写,以“甲乙丙”等区分对话角色,无日译,无标调,每页八行,断句以“、”标出,几无错字,绝少更改。通过仔细考察,我们认为这应该是《燕京妇语》的另一个抄本,日本所藏《燕京妇语》并非天下孤本。由于目前通行版本均以日藏本为基础,这一新抄本的发现可以弥补目前版本的诸多不足,例如该抄本前的序及凡例,即为日藏本所无,给我们提供了极其珍贵的信息。该书的序全文如下:

语言互通、乃邦交之首务、世人有男女之别、而发言不无各异、学语言者、不贯彻男女语言之异、难免有遗憾焉、仆、生长燕京、尝与日本士君子、谈讲华言、迄今十有余载、彼此互得其益、虽工得其值、然亦仆所愿尽之友谊也、然仆任警学教职、曷敢自负、顾日本诸公、重仆谨恧、又有令其夫人、或女士、向仆学言者、仆竭诚以教之、因是不揣鄙陋、于公务之暇、将都中妇女之谈、随口演出、分课逐节、笔之于书、日久成册、乃呈于日本川岛公

鉴之、川島公乃北京警学监督、素谙华京语言、兼晓汉文、公曰是编可传、俾有益于言语之学者、而川島公之夫人、及夫人之友、成田夫人、皆重言语之学、于是二夫人将是编译成日语、成为日清合璧之谈、乃谋于川島公、转托公之友人、系日本（注：此处原文空缺约七字）付之剞劂、以公同志、而于言语之学、不无小补、庶于邦交之道、亦有裨益云耳

光緒乙巳菊月穀旦燕京王恩榮謹序

该序属文流畅，用辞讲究，与清末情境丝丝入扣。从中可见，《燕京妇语》一书的作者名王恩荣，该书完成于清光绪乙巳年（即1905年）农历九月，与罇泽彰夫“实际编著年代不晚于1906年”的推断相合。作者在北京长大，但并非在清庭外务部充任翻译官一类职务，而是在“北京警学”任教，曾教授日本人汉语十余年，亦曾教授过当时在京日本人的家眷。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敏锐地注意到了当时北京人使用汉语时的性别差异，在工作之余演绎了这本“都中妇女之谈”，完稿之后还请当时“北京警学”的监督川岛公审阅，得到了后者的肯定；川岛夫人及其朋友成田夫人将本书译成日语，他又谋求川岛拜托其日本友人出版。抄本中日本友人的名字空缺，可能是当时尚未确定，故意空出以俟后来补上。

序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北京警学”，查“北京警学”实为1901年由日本人在北新桥旧神机营营址主导创办的京师警务学堂，该学堂聘用了一批日本教习承担大部分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并由川岛浪速担任监督（校长）长达五年（1901-1906年）。1906年清政府收回管理权后改为京师高等巡警学堂，川岛浪速仍负责“监督教课事宜”及约束日本教习。则序中所提到的川岛公应为川岛浪速，果然该抄本第一课前出现了“日本 川岛浪速鉴定；川岛福子 译言；成田芳子 译言；燕京王恩荣 著作”字样。

王恩荣当时是京师警务学堂的教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京师警务学堂的文件中发现了他的名字，原件保存在1902—1904年的卷宗中，学堂上报朝廷的教职员名单如下：

- 监督：川岛浪速
- 总教习：稻田穰
- 提调：前田清哉
- 教习：（操科主任）堀内高一
- （学科）大田原总次、镰田弥助、浅井新太郎、和泉正藏
- （管照在东京警察学生）小平总治、佐藤长次郎
- （操科）金子信贯
- 副提调：相苏清五郎
- 委嘱教习：（学科）北江德次郎、阿部精二、田实优
- （操科）冈田瓢
- 托委医务：赤羽军医官
- 教习：长秀、承璋、瑞征、德寿
- 副教习：王恩荣、杨庆鋈
- 委嘱教习：唐家楨
- 帮助练队副教习：（七等警巡）常兴、成顺
- （一等巡捕长）荣善、松凌、钱珊、多欢、保绪、英普、玉衡
- （二等巡捕长）德元、多卯
- 书记：刘廷彬、刘廷域、蔡德清、庆世培

从上述名单可以看出，王恩荣至少是在1904年就在京师警务学堂担任副教习一职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序文的真实性。

关于作者王恩荣其人，目前没有更多的资料。他所供职的京师警务学堂1906年被清政府收回管理权后改为高等巡警学堂，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在其基础上设立内务部警察学校；1917年北洋政府又以该学校为基础设立警官高等学校；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接管后

进行整顿,1934年迁往南京;1936年8月与浙江省警官学校合并,更名为“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亲任校长,王恩荣下落不明。倒是序中反复提到的川岛浪速名声甚大,他汉语精熟,在京师警务学堂任监督期间,与先后掌管警政的清朝权贵庆亲王奕劻和肃亲王善耆等来往密切。王恩荣与其盘桓,难怪书中多出现一些旗人王公贵族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跟外国人(主要为日本人)交往的场面。王恩荣希望借助川岛浪速的力量将该书在日本出版,但后来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功,一直到1992年才正式面世。

IV. 《燕京妇语》的文献特色及教学方法

《燕京妇语》的日藏本1992年出版后,江蓝生[3][4]首先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上跟比它早约四五十年代的《儿女英雄传》,下跟距其八十多年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话对比,观察北京话在一百多年中的发展和变化;还参照与其同时期的京话小说《小额》,印证了该书所记录语言的真实性、可靠性,并从两书语言的某些不同来认识《燕京妇语》语言的特殊性,认为“作为会话书的《妇语》,可以说比清代任何一部白话小说的口语化程度都高”。⁷现在,我们参照该手抄本的凡例,更可认识该书的文献特色。

目前中国手抄本《燕京妇语》中保留的“凡例”如下:

一、是书原系北京旗人所作、又有日本二女士译成日语、所有各课男女交谈、悉是官话正音、毫无舛错、足成学语言者之捷径、而为标准

二、各课言语、多少不同、乃将每课分节逐录、以便于学者

三、学者固宜留心、而教者尤宜慎就、方能有益、若以不明官话之学者而教之、不但于学者无益、更有损焉

四、言语之中、字有正声、有变声、正声兹不重论、如你的、我的、等类、其的字变声为(达 上平)又如怎么着、好着的哪、等类、其着字变声为(之)其的字亦变声为(达 上平)又如估摸是这么着、其估字变声为(广 下平)摸字变声为(妈)这么二字、读之连读、则变声为(正妈)诸如此类、难以枚举、学者慎之、勿遗笑大方

五、学者每时限定读一节、或读二节、乃其常例、若贪多读、有妨讲解之工、难晓句声之意、若多读不解、何异读辞诵赋

六、是书语言、上自王公、下及庶民、凡男女交谈、悉按端庄之语、概除匪谑之言、以为士女交谈之正轨

七、每课多作问答之言、是为善法、教者与学者、常作一问一答、俨如宾主交谈、最为学者之便益

八、每课何人与何人交谈、必须记明、如中国人与外国人交谈、则于每言句上、以中外等字以记之、如华人彼此交谈、则以甲乙等字以记之、如中外人会谈、人较多者、亦以甲乙等字以记之、此法学者易明

上述凡例进一步证明了作者王恩荣确系北京旗人,在给日本人教授汉语的同时,“互得其益”,可能也学会了一些日语,部分印证了江蓝生关于作者背景的推断。该书编写态度极为认真,且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上自王公、下及庶民、凡男女交谈、悉按端庄之语、概除匪谑之言、以为士女交谈之正轨”,主要供外国妇女学习使用,可谓独树一帜。

传统上,日本汉语教学主要是作为汉学教育的附庸,采用的教材以儒家经典为主,不太重视学习者的口语能力。明治以后,日本的汉语教学转向实用,北京官话成为学习的重点,教材亦经历了一个由直接使用《语言自述集》到模仿改编,逐渐本地化的过程,部分中国人

也参与其中（如金国璞、张廷彦等）。六角恒广[5]论述了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编撰特点，指出当时中国语教科书“主要是‘问答’一类的简单会话、‘谈话’之类的有比较集中内容的对话。”⁸ 作为时代的产物，《燕京妇语》也是采用对话体，但它在中国编成，后流入日本，其口语化程度不但超过了清代的白话小说，与同时期的汉语教材相比也堪称首屈一指。从凡例中不难看出王恩荣对本书颇为自负，称“悉是官话正音、毫无舛错、足成学语言者之捷径、而为标准”，可见本书的最大特色就是忠实记录当时的“官话正音”，这与目前研究者对该书的评价一致，如“知道”写作“知得”，“多少钱”写作“多儿钱”，“四个”、“五个”、“六个”分别写作“四啊”、“五哇”、“六哇”等，都是对当时语音的真实反映。另外，书中“去”多处读如“克”；“吃过了”常说作“偏过了”；“所”可用作副词，表示“完全、彻底”等，都极具文献价值。

然而，透过文字记录捕捉当时口语中一些词语的实际读音和音变现象毕竟是管中窥豹，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我们不可能对当时的实际读音一目了然，作者在凡例中为一百多年前北京口语的面貌作了有点有面的介绍。他指出字有“正声”、“变声”之别：所谓“正声”，就是本来的发音；所谓“变声”，即为在说话过程中的语流音变。作者还专门举出了几个例子，例如“我的”、“你的”之“的”字，常常变为“达（阴平）”音，这似乎是指出了轻声中韵母弱化甚至脱落之后，剩余辅音清声母的浊化现象，类似现象在今天的北京话中仍然存在，如“好哒”；“估摸”读如“广（阳平）妈”，“这么”读如“正妈”，这可能是由于两字韵母相同或相近而造成的一种异化现象，读音与今不同。另外，作者指出“怎么着”、“估摸着”在当时的口语中“着”读如“之”，与今天的北京话亦不相同。王恩荣强调这类现象在当时的北京口语中不胜枚举，可见他虽无

语言学专业知识，但观察细致入微。由于有些音变在字面上能够表示，更多的则难以表示，他除了在记录时一丝不苟外，还希望学习者寻求有经验的教师，“若以不明官话之学者而教之、不但不于学者无益、更有损焉”。如此细致的说明在其他资料中是鲜见的，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自觉的第二语言教学意识。

王恩荣在对教学方法进行说明时，亦希望教学双方能够以问答方式进行，“俨如宾主交谈、最为学者之便益”，从中可以窥见他极为重视听说训练，师生地位平等。同时，他并不排斥讲解，特别强调不应“贪多读”，因为这样“有妨讲解之工，难晓句声之意”；“若多读不解、何异读辞诵赋”，强调了理解的重要性。可见，作者理想的教学方式是知识与技能平行，理解与练习并重，后世的听说法、认知法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因子。

V. 两个版本的校勘比较

《燕京妇语》中国这一抄本的发现，极大地弥补了日藏本的不足，使我们对该书的成书背景、编写理念以及清末北京口语的状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通过将该抄本现有内容与目前通行的北大版《燕京妇语》比较，我们发现，总的说来该抄本更为完整，更为准确，更加注重细节。

完整性方面，该抄本序、凡例、目录具备，日藏本字词多有脱漏，整理本依目次及文意补出，在北大版中以符号“[]”标注，如第一课、第二十课缺标题，整理本依文意补为“邻人妇女早遇”、“召卖花者买花”，而该抄本一字不缺，这两课的标题分别为“邻妇朝遇”和“召纸花匠制花”。诸如此类之处，可补现行版本之不足。

准确性方面，日藏版个别地方漏标或错标对话角色和标题，该抄本则毫无舛错；日藏本中的诸多文字错误，陈颖、翟贇在校注时大都

已指出并纠正，与该抄本印证，发现很多相合，令人惊叹，本文不再赘述。

细节方面，尽管两书内容一致，但在字词、断句、儿化方面仍有细微不同，有些是陈、

翟在校注时未曾发现的问题，值得认真考证分析。

兹将目前所见校勘整理结果择要列表分析如下：

1.一般字词语序方面

章节 ⁹	内容		考证分析
1	北大版	估摸姑娘还没起来呢罢？	手抄本中语序更符合“话题—陈述”结构。
	手抄本	姑娘估摸还没起来呢罢	
1	北大版	卖硬米粥的都过来了，	“硬米粥”不可解，应为“粳米粥”。
	手抄本	卖粳米粥的都过来了	
3	北大版	偏过了。	“偏您了”同“偏过了”，意思是比您占先吃饭。吃过饭的人，用此语回答别人。如是要去吃饭，向人礼貌说一声，亦也用该语。《燕京妇语》14.4中还有“早偏过您了”等说法。此处抄本中长对幼称“偏您了”，与今不同，然江蓝生[4]指出当时长对幼称“您”亦为通行，全书中多次出现长对幼称“您”，如本节中“您上这院里来瞧来罢”、“您那儿睡的早罢”等语。
	手抄本	偏您了	
3	北大版	我大姐姐作活呢么？	作为称呼语，“大姐姐”在口语中不如“大姐”更为通用，类似的用例还有 15.1 北大版中的“二姐姐”在抄本中为“二姐”。纵观全书，北大版中“大姐”和“大姐姐”、“二姐”和“二姐姐”混用，目前所见抄本中只用“大姐”、“二姐”。
	手抄本	我大姐作活呢么	
3	北大版	您阿妈回来了么？	“阿麻”来自满语，是对父亲的称呼，亦写作“阿玛”、“阿嘛”等。本书中多次提到“阿麻”去衙门办事，显系父亲；书中的“奶奶”才是“母亲”之意，亦为满语遗存。如 5.1 中“您阿麻和您奶奶都好哇”，即为问候对方父母之意，北大版为“您阿妈和您奶奶都好哇”，不应理解为母亲和奶奶。目前所见抄本中均作“麻”，惟有 5.3 中有一处在“麻”旁注“妈”，笔迹不同，应为后人所加；该词在北大版中大都写作“阿妈”，疑为传抄过程中改动所致，极易造成误解。
	手抄本	您阿麻回来了么	
3	北大版	今几个怎么这早晚儿还没回来呀？	抄本中无“早”字，隔行下文中“您这晚儿回来”亦无“早”，第一处在“这”、“晚”旁用小字补一“早”字，应为后人所加，但第二处未补出。手抄本相邻两处均无“早”字，应不是笔误；
	手抄本	今几个怎么这晚儿还没回来呀	

			北大版两处均有“早”。“这早晚儿”意为“这个时候”，盛行于元明，在清代逐渐被“这时候”、“这么早”、“这么晚”取代。此处言其晚，似为“这么晚”在语流中吞音，为真实反映当时口语面貌，故记为“这晚儿”，后人又将之补为“这早晚儿”。
3	北大版	今儿您上衙门有差使，回来的晚一点儿。	“差使”为“职务”之意，而“差事”指被派遣去做的事情，此处“差事”为佳。
	手抄本	今儿您上衙门有差事、回来的晚点儿	
3	北大版	这孩子闹着的哪，那儿就睡了。	据福岛安正[6]《四声联珠》，“这”在晚清表示类指，而“这一”表示特指。 ¹⁰ 同节上文“叫孩子们闹的直不能作活”系复数，此处应为类指复数，手抄本更为准确。
	手抄本	这孩子们闹着的哪、那儿就睡了	
3	北大版	这两天我老没作活，	手抄本似语序错乱，“甚么”应置于“作”之后。北大版无“甚么”，亦可。
	手抄本	这两天我老没甚么作活	
3	北大版	赶明儿克。	江蓝生[3]认为“克”是满族旗人的特殊读音，然“去”读作“克”并非仅满族如此，今日中国很多方言（如长沙话）中，“去”依然读作“克”，本书中二者并用，可能如实反映了当时北京语音中该字正由“克”向“去”转变的事实。罇泽彰夫[1]的统计可能说明当时“克”是一种古老保守的说法，而“去”是一种通俗流行的说法。 ¹¹ 抄本中此处用“去”而不用“克”，似因考虑到了说话者为一年轻女性之故。
	手抄本	赶明儿去	
4.1	北大版	舍下在安定门里头分司厅胡同儿。	“安定门里分司厅胡同”为北京地名，手抄本中遗漏一“司”字。
	手抄本	舍下在安定门里头分厅胡同儿	
5.2	北大版	大的儿放学家来，叫他背书，他怎么也背不上来。	助词“了”表示完成，手抄本语意更为明确。
	手抄本	大的儿放了学家来、叫他背书、他怎么也背不上来	
7.3	北大版	可是若是事情很忙啊，也有初五拜年的。	“若是”为书面语，口语中多用“要是”或“要”。本节后文北大版“若是事情很忙”，手抄本中为“要是事情很忙”；17.5中“你若瞧见院子里有狗屎”，手抄本中为“你要瞧见院子里有狗屎”。手抄本更为口语化。
	手抄本	可是要事情很忙啊、也有初五拜年的	
9.2	北大版	这儿的照像馆照的，有好的，有不好。可是不好的多。	手抄本完整，助词“的”用于“的”字短语，构成“不好的”，与前面“好的”相对应。
	手抄本	这儿的照像馆照的、有好的、有不好	

		的、可是不好的多	
12.5	北大版	您瞧，明儿那儿的人准不少罢。	“明儿”和“明几个”在北京口语中均可，然和“那几”连用，两个儿化音之间加入“个”更为顺口，手抄本似更合理。
	手抄本	您瞧、明几个那儿的人准不少罢	
12.5	北大版	您和记得唱甚么戏不记得了？	北大版中陈、翟引江蓝生[3]文章论证此处“和”为“还”之误，抄本中果为“还”。
	手抄本	您还记得唱甚么戏不记得了	
12.7	北大版	干甚么年年儿叫您费心，这么劳动人。	“么”北大版、手抄本原文繁体字均为“麼”，此处读音应为 ma，即“干吗”，主人表达客套之意。北大版加“甚”，反为不顺。
	手抄本	干么年年儿叫您费心、这么劳动人	
12.8	北大版	啊，奶奶这儿坐着！	北大版上文中问候该人“姑奶奶好哇”，此处突然变为“奶奶”，令人不解，参照抄本，北大版脱落一“姑”字。
	手抄本	啊、姑奶奶这儿坐着	
14.5	北大版	您请坐，擎水烟台，倒茶。	“水烟台”殊不可解，抄本中为“水烟袋”，可能是由于送气不送气造成的讹误。
	手抄本	您请坐罢、拿水烟袋、倒茶	
16.2	北大版	今年把江西腊种好了，您多赏我两钱儿，我喝点儿酒。	抄本中条件句有主语“我”，语意更为明确；后文用“俩”而非“两”，正确。类似的例子如 21.3 中，北大版作“这两珠子在这儿哪”，手抄本中“两”亦作“俩”，印证江蓝生[3]论述正确。
	手抄本	我今年把江西腊种好了、您多赏我俩钱儿、我喝点儿酒	
17.4	北大版	老赵，你吃完了饭了么？	“吃完了饭了么”抄本中无“完”，类似的例子还有 13.6 中“等着吃完了饭再走吧”，抄本中亦无“完”，简洁明了，符合口语习惯。
	手抄本	老赵、你吃了饭了么	
22.1	北大版	这个街坊实在是不讲理。	“实在是”表示强调，与今用法同，然在北大版中更多作“实在是”，如 4.1 中“实在是很好”、11.2 中“实在是很多了”，目前所见抄本中均作“实在是”，可见当时口语中“实在是”使用频率更高。
	手抄本	这个街坊实在是的 是不讲理	
22.10	北大版	那么房钱我给五两，这个茶钱我给您一分儿半，怎么样？	前文房东要价“房钱您给五两银子，茶钱您给两分儿半”，此处作为回答，前半句用“房钱我就给您五两”部分接受出价，后半句用“这个茶钱我给您一分儿半”作为还价，手抄本佳。
	手抄本	那么房钱我就给您五两，这个茶钱我给您一分儿半，怎么样？	

2. “一”的省略与否

章节	内容		考证分析	
3	北大版	今儿您上衙门有差使, 回来的晚一点儿。	手抄本中这四处均省略数量结构中的数词“一”, 更符合口语习惯。	
	手抄本	今儿您上衙门有差事、回来的晚点儿		
3	北大版	您帮助您嫂子作一点儿也好。		
	手抄本	您帮助您嫂子作点儿也好		
12.4	北大版	你们小心一点儿。		
	手抄本	你们小心点儿		
14.4	北大版	我给你二大爷买一双鞋面儿。		
	手抄本	我给你二大爷买双鞋面儿		
17.5	北大版	这个打扫茅厕的可恶着的哪,		手抄本中这三处未省略“这一个”中的“一”。据福岛安正[6]《四声联珠》, 清末北京话类指时用“这”, 特指时用“这一”。这三处均为特指, 故使用“这一”。然抄本中 21.2 前文有“(你)瞧瞧这个钯子、是得拾掇不得拾掇了”及“这个钯子赶情是得拾掇了”, 后节 21.3 中亦有“您瞧瞧这个钯边儿、这俩叶儿也有点儿歪了”之语, “这个”均是特指, “一”已省略, 说明此时人们已逐渐混淆了二者的差别。北大版中几乎已无此种差别。
	手抄本	这一个打扫茅厕的可恶着的哪		
21.2	北大版	您瞧这个牡丹花儿, 这一个瓣的翠掉下来了。		
	手抄本	您瞧这一个牡丹花儿、这一个瓣的翠掉下来了		
21.2	北大版	您瞧这个叶儿也活动了。		
	手抄本	您瞧这一个叶儿也活动了		

3. 语气词方面

章节	内容		考证分析
1	北大版	您可起来的不晚啊。	手抄本“啊”写作“哪”, 与全书注重记录音变, “啊”字多根据不同情况分写作“哪”“呀”“哇”风格一致。
	手抄本	您可起来的不晚哪	
3	北大版	您还提哪!	“哪”一般用于感叹, 此处为反问语气, 表示“快别提了”之意, “呢”为佳。
	手抄本	您还提呢	
3	北大版	这两天我老没作活,	感叹词“哈”, 表示懊恼, 北大版中无。
	手抄本	哈、这两天我老没甚么作活	
5.2	北大版	他还小呢? 他今年都十四五了, 他得多咱才能明白呢!	感叹词“哈”, 表示懊恼, 北大版中无。
	手抄本	哈、他还小呢、他今年都十四五了、他得多咱才能明白呢	
12.7	北大版	那儿那么着的哪。	“哪”一般用于感叹, 此处为反问语气, 表

	手抄本	那儿那么着的呢	示不可以那样，“呢”为佳。
14.4	北大版	您和姑娘在这儿啊，咱们家里见。	手抄本中“罢”用于祈使句尾，加强语气，北大版中无。
	手抄本	您和姑娘在这儿啊、咱们家里见罢	
14.5	北大版	您请坐。	手抄本中“罢”用于祈使句尾，加强语气，北大版中无。
	手抄本	您请坐罢	
15.1	北大版	姑娘喝罢。	北大版中为祈使句末尾用“罢”，但联系前文，乙在向甲邀约时称“您喝呀”，甲回答“您喝罢”；此处乙同样是向丙邀约，故应为“姑娘喝呀”，不应用“罢”，丙回答“二大大喝罢”，与前文一致，手抄本佳。
	手抄本	姑娘喝呀	
16.1	北大版	那么你在那个东院里丁香花儿的北边，在那儿种望日莲儿。	手抄本中“罢”用于祈使句尾，加强语气，北大版中为儿化，疑误。
	手抄本	那么你在那个东院里、丁香花儿的北边儿、在那儿种望日莲罢	

4. 断句方面

章节	内容		考证分析
9.1	北大版	您瞧这是我母亲，这一边儿是我哥哥，这一边儿是我妹妹。	北大版未断句。
	手抄本	您瞧、这是我母亲、这一边儿是我哥哥、这一边儿是我妹妹	
16.1	北大版	那么你在那个东院里丁香花儿的北边，在那儿种望日莲儿。	北大版未断句。
	手抄本	那么你在那个东院里、丁香花儿的北边儿、在那儿种望日莲罢	
19.1	北大版	我要活筒儿二龙戏珠的。	北大版未断句。
	手抄本	我要活筒儿、二龙戏珠的	
21.3	北大版	给你，这两珠子在这儿哪，都把他搁在一块儿。	手抄本未断句。
	手抄本	给你这俩珠子在这儿哪、都把他搁在一块儿	
21.3	北大版	您这个钹边儿这俩叶儿也有点儿歪了。	手抄本中多一个“瞧”字，断为两句，句子长度较北大版短，更符合口语习惯。
	手抄本	您瞧这个钹边儿、这俩叶儿也有点儿歪了	

21.3	北大版	还有这四根挑也得瞧瞧。	北大版未断句。
	手抄本	还有这四根挑、也得瞧瞧	
21.3	北大版	这个珠子线儿有不结实的都给您换换。	北大版未断句。
	手抄本	这个珠子线儿有不结实的、都给您换换	
21.3	北大版	还有这一块宝石也要掉下来了。	北大版未断句。
	手抄本	还有这一块宝石、也要掉下来了	
22.2	北大版	可是挨着我们西边儿，那儿现在有几间闲房，估摸是要出租。	手抄本断句更符合“话题—陈述”结构。
	手抄本	可是挨着我们西边儿那儿、现在有几间闲房、估摸是要出租	
22.10	北大版	您瞧，房钱我一个大也错不了。	手抄本断句更符合“话题—陈述”结构，与 16.1 中“你瞧这个天儿、种花儿好不好”及 21.3 中“您瞧这个钹边儿、这俩叶儿也有点儿歪了”等处一致。
	手抄本	您瞧房钱、我一个大也错不了	

5. 儿化方面

章节	内容		考证分析
16.1	北大版	你瞧这个天，种花儿好不好？	谈论天气时，北京话必定儿化，手抄本正确。
	手抄本	你瞧这个天儿，种花儿好不好？	
16.1	北大版	那么你在那个东院里丁香花儿的北边，在那儿种望日莲儿。	谈论方位“北边”，北大版无儿化，手抄本儿化，后者更为合理。“望日莲”手抄本祈使句之后为语气词“罢”，正确；北大版为儿化，疑误。
	手抄本	那么你在那个东院里、丁香花儿的北边儿、在那儿种望日莲罢	
22.2	北大版	那个房离您那儿有多远儿呢？	询问距离“多远”，手抄本未儿化。北大版儿化，似更符合北京口语习惯。
	手抄本	那个房离您那儿有多远呢	

此外，在书写方面，日藏本有不规范或体现日本习惯之处（如相邻重复处用“々”代替，北大版保留），而该手抄本则十分规范；北大版中保留的一些异体字，如“拏”，在该抄本中亦全写作“拿”。整体看来，全书字迹工整，笔力不凡，态度极为认真，应是出自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中国人之手。

VI. 结语

总之，中国这个手抄本讹误极少，较日藏本质量更高。该抄本的出现，对验证现有的研究结论或补充新的资料都极富意义。与日藏本相比，该抄本早出一年，极有可能是作者的定本；日藏本有可能是抄自作者的未定稿，亦有可能是在抄录定本时省却序、凡例及目录等，并在传抄时产生讹误，或是由于后学者不理解原文，擅自改动而造成错误。当然，对于原文明显的错误，抄录时亦有可能更正，如“分司厅胡同儿”等。如能将全书进行对照校勘，相

信会发现更多关于清末北京口语的线索，解决更多疑问。综合目前所知的各种信息，该抄本尚在人间，希望能够早日重新面世，俾使中外学者能对其展开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另，据序中所说，该书的日译为川岛福子及其朋友成田芳子，但从现存照片来看，该抄本仅有汉语，未见日译，译文当另在他处；至于日藏本中的译文是否就是来自王恩荣提到的这个译本，“北边白血”是否为川岛福子及成田芳子的笔名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注释*

- 1 工作单位：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本文为2019年度北京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本汉语教学文献中的清末民初北京城市文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JDLSA001）。
- 2 罇泽彰夫整理：《燕京妇语》，（日本）好文出版社，1992年，“解说”部分。
- 3 江蓝生：《〈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下），《语文研究》1995年第1期，第10-16页。
- 4 古籍收藏交流汇·第一古籍微拍·精品古籍微拍：<https://www.163.com/dy/article/DFAJ26M10525JD0D.html>, 2018-04-14。
- 5 中贸圣佳2018春季艺术品拍卖会：http://pmgs.kongfz.com/item_pic_871670/，2018-06-21；点滴第412届迎春精品古籍及大套丛书专场：<https://www.qudiandi.com/auction/item/aid/12537.html>，2019-01-20。
-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京师警务学堂档案巡警部卷11“警务学堂所有职员人等”。
- 7 江蓝生：《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上），《语文研究》1994年第4期，第15-19页。
- 8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92-97

页。

- 9 点之前数字为课数，点之后数字为节数，若不分节，则只标课数。
- 10 1885年成书的日本汉语教科书《四声联珠》中说：“比方你说，这样东西的总类，就用‘这’字，说这样东西里的一样儿，就用‘这一’两个字，快念。”这应是福岛安正合作者绍古英继的意见，反映了当时北京人对“这”和“这一”有明确的区分：“这”读作 zhè，表示类指；“这一”合音，读作 zhèi，表示特指。见福岛安正：《四声联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页。后人逐渐混淆了二者的差别。
- 11 罇泽彰夫在其《燕京妇语·解说》中统计，该书旗人与旗人的对话中，“克”81次，“去”34次；旗人跟日本人的对话中，“克”4次，“去”13次；旗人对非旗人的对话中，“克”6次，“去”9次，仆人的话语中，“去”24次，“克”仅1次，还是传达女主人命令时使用的。

*参考文献

- [1] 罇泽彰夫整理：《燕京妇语》，（日本）好文出版社，1992年。
- [2] 陈颖、翟贇校注：《〈燕京妇语〉等八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 [3] 江蓝生：《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上），《语文研究》1994年第4期，15-19页。
- [4] 江蓝生：《燕京妇语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特色》（下），《语文研究》1995年第1期，10-16页。
- [5]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王顺洪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 [6] 福岛安正：《四声联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